

33

一阵轻风吹过，玉兰花瓣悄然落地（B）

阿婆，不管你去了哪里，你一定记得这深夜的老街。古色古香的店铺，昏黄的灯光照着逶迤悠长的街巷，还有那在黑夜中若隐若现的古桥，迎风拂水的绿柳，无不透着宁静和安详。记得小时候你告诉过我，南官河就像一条美丽的丝带，而那座座石桥就是那丝带上的蝴蝶结。以前只知道那桥连接着逐渐沉寂的老街和日渐繁华的城区，连接着路桥这座小城的过去和现在。但现在，我知道那古桥还连接着你和我。你从老街的这一端慢慢地走向那一端，而我将永远站在原地，守望着你。

阿婆，深夜的南官河水真静啊。淡淡的流水声如同隐约的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静静的空间里回响。不知这是不是你在对我轻声细语，你在和我告别，你在和这座你生活了一辈子的老街告别。曾经的我，日日枕着这流水声睡去。但今日的我，却从这份宁静中感受到一丝不真实的虚幻，以为眼下的一切都是假的，你并未离开，你还会回来。

“莲。”
“阿婆。”我猛然转身，发现站在我身后的竟然是蔡叔。“蔡叔，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里？”

“我就想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在这里遇到你。我就想托你个事，麻烦你帮我把这两只花鼓桶带给你阿婆。早就做好了，就是忘记送给她。”

“蔡叔……”喉咙在使劲翻滚，却发现说不出一句话。站在我面前的蔡叔，眼白已经浑浊，当看到那两只花鼓桶的时候，才明白他为何有这样的变化。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学刨木头到后来在上面作油漆画，不知有多少块木板经过

蔡叔的手。终于，蔡叔还是做出这最后的两只花鼓桶，普普通通的式样，桶口上雕刻着蝴蝶和鱼群，他用蓝色的油漆勾勒出蝴蝶和鱼群所在的海洋，虽然那金色的底色显得如此不合时宜。阿婆的一生，听着呢喃的水语，却梦想看到无边的海洋，或许是因为身在这老街里，却依然能够闻到烈烈的，硬硬的海腥味，所以她想要看到，却最终没有执意前往。

“这老街，多好，家家户户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就可以用吊桶打水，深夜的时候，可以听到摇橹声，飘然而过。跟住在岛上不一样，住在岛上听到的是“哗哗”的波涛声，来台风的时候，泥石流能冲掉半栋房子……”

“蔡叔，你为什么要让我阿婆等那么久？”

“我是在一次躲雨的时候看到你阿婆的，或许一生之中只会出现一次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我却错过了一生。”

蔡叔……他走了，颤颤巍巍地走了，他的背影在昏黄的老街里只剩下一道剪影。此时的我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如果知道，我一定要问他：为什么不说不出来，为什么你既然选择不说出来还要出现在南官河对岸让阿婆日日看得到你，为什么有那么多座桥在你就是不走进来，为什么你种了那么多的玉兰花就是不摘一篮送给阿婆明明你在第一次看见阿婆的时候就看到她将玉兰花串成了项链挂在门檐上，为什么你到这最后了还要做这两只阿婆无份看到的花鼓桶，为什么知道今生只剩下这最后一次跟阿婆见面的机会却还要放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一个月后，蔡叔也走了，那是玉兰花凋谢的季节。

从此，老街的夜空里多了两颗只能在深夜看到的星星。它们在夜空里的距离很远很远，落在南官河河面上的时候，却挨得很近很近，几乎就要重叠在一起。

阿婆自从在老街出生后，在这里整整生活了 71 年，这就是她在世上全部的时间。很多人记得她曾经是老街里路桥普明织物厂的一名女工，技艺娴熟，带出很多的好徒弟。而我只记得我们相伴在一起的这十多年，记得她在 20 岁的时候看上了一个来老街赶集的渔民，她对他一见钟情，却付出一生的等待，终身未嫁。

蔡叔，这个来过老街赶集的渔民，最终在南官河对岸住下。没人知道他是为



了守望一个人，才背井离乡奔赴这里。这种守望，如同南官河守望着老街，如同今天的我们守望着昔日的他们，如同俗世的我守望着幻想中的你。

我始终不知道，守望的分量太轻，一阵风吹过，便悄然落地。

而唯一能与我相守的，只有小黑狗。它如此健康活泼，时常奔跑在老街里，奔跑的时候，蹿得又快又高。我走到哪里，它便跟到哪里，仿佛它自生下来刚睁开眼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所以时常赖在我的怀里睡觉，小脑袋埋进我的手臂里，梦中还会用小鼻子蹭我的手臂。我忘记寻找食物吃的时候，它会发出低低的声音以示抗议，然后我会去买菜做饭或者直接叫一碗姜汤面，它也不计较，我吃什么它就跟着吃什么。我们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黄昏深夜的时候，沿着石板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很远，而它总是跑在我的前面，等着我去追上它。路旁高大的老樟树，在风中晃动发出细碎的声音，如同南官河里的水流动的声音一般。站在福星桥的时候，我问它，你看到那棵老樟树了吗？它认真地低头去看桥下，好像是在回应我：我看到它了，它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它上面停留着很多很多正在唱歌的小鸟……

陪我在这俗世里游荡的，只剩下你，小黑。

□庄向娟

旅游巴士



最后的告白

□下里巴人

在台湾的最后一夜，临时换了同伴，是当地的导游，一个成天乐呵呵不知疲倦的中年妇女。她一边算账一边和我闲聊，说的都是家里的事情。她说起自己丧夫的悲痛，说起因为连轴转的工作已经一个月没见过乖巧的儿子，说起病重的老父亲，也说起自己正面临着跳槽的职业变数。听着她的话，再看着她那超越年龄的皱纹程度，不知为何，忽然觉得我从未了解过我尚未离开的台湾以及台湾人。

曾在欣赏台湾美丽的海岸线时发誓，也和同行的人相约，一定会再来美丽的宝岛台湾。但这一夜，看着窗外璀璨的灯火，听着导游的人生起伏，内心涌起“滋滋”的响声，仿佛唯有忘却才能证明来过。

这样的时刻，或许只适合告别。但对于那些曾经温暖过我眼睛和心的风景，我却只能告白，不是吗？

记得在台北 101 大厦的时候，隔着顶楼厚重的玻璃看到了台北的全景。一切都是模糊的，并非看不清楚，而是看不明白。不明白街上匆匆的步履，是在为谁奔波，这座城市向我这个旅人呈现了全部的形状，却没有将气味、触感和情感传递给我。我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这形状，这并非华丽隆重的建筑正在阳光下闪耀着陌生的光泽。

走到 101 大厦底层，才有真实的触感。记得一个人在陌生的建筑里闲逛，看到有人如我一般背着相机，每到一处必定按动手中的快门，即便是倒映在玻璃上的花的剪影也不放过，真是 个有情有趣的人。而我是懒人，懒到只和一个陌生的女人闲聊了一会儿。或许是我无所事事的样子让她产生怀疑，她竟然以为我是当地人，我也竟在做出否认后依然用甜得可以挤出水来的台湾腔和她搭话，真是温暖的邂逅。

在台湾，导游必定会向你介绍蒋介石和宋美龄，他们在台湾度过了 25 年相守的最后时光，士林官邸便是他们的居所。在这里，两人一中一洋的生活听来倒也有趣，在静谧的士林官邸亦能感受到，因为这里淫浸着一种爱的氛围，让人能格外感受到时光的流动。

但我的视线却被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给吸引过去了。一群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井然有

序地参观了士林官邸，没有聒噪的嬉闹。听导游介绍，台湾的很多旅游景点都首先属于孩子们，他们会时常光顾。这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每年一次的春游是去爬附近的山，个个都是放出笼子的鸟，我是野着长大的。原来台湾人的乖巧与温暖，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去台湾，必定也会去太鲁阁，它是台湾的第 4 座“国家公园”。回来后我才得出这样的感觉，不管你到台湾哪里，它留给你的感觉始终是不温不火的，不像别处的景点，仿佛恨不得拔出最锋利的刀子在你脑海里刻下最深的印记。太鲁阁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想起来并没有多深的印象，但我记得远远地凝望过一栋仿佛镶嵌在山谷里的建筑。建筑的四周均是葱郁的树木，让人遐想到底谁会居住在那里。这样的画面，让我感受到一种禅意，好像就算是最猛烈的阳光照耀着它，它都不会在地上落下斑驳的影子。这种属于美丽范畴的事物，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任何一个来过台湾海边的人，大概都会留下这样一句话：我会再来，我一定会再来。因为台湾那漫长的海岸线实在太美了，就算你一直坐在旅游巴士里，你也不会被隔绝在这种美之外。很多当地人，驾驶着车，行驶在沿海的公路上，看到美丽的景致，就把车停下来，或海钓，或只是单纯地在海滩上漫步一会儿。海水拍打着礁石，碎得四分五裂，迸溅开去，那是浪花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来自生命的感动，不帶有任何哀伤，是欢喜地消失的，因为这点点水珠

即将成为另一朵浪花。而我呢，我只是希望迎面而来的海风能更欢快些，带着灼热的温度，在我皮肤上留下我曾有幸来过的证明。

但即便有再多的证明都是徒然的，即便我手执香港到台北、台北返香港的机票，我依然无法证明任何东西。只是早班机的呼啸离开是真实的，为着这已经发生的全部确认。

再让我眷恋一会儿。我记得原本想写篇“花溢台湾”的稿子，因为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说不出名字的花朵迎接我，而这些花朵都都饱满丰盛。我幻想着，将这些花放进嘴里细细咀嚼，体味它们能带给我的全部愉悦。只怕我的行为会被视为“危险”，作罢，就让那些花自在生长吧。而让我最终放弃写“花溢台湾”这篇稿子的理由是，因为在台湾的每一天感受都仿佛是花朵盛开般温暖，还有那里的人，他们始终带着一种芬芳。

再见，台湾。

